



禅悟人生 文润丹青

——融入生命书写的水墨世界

曹伟明

石禅，一个在艺术道路上投“石”问“禅”的行走者。他是我的好友，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任文化馆长时，就因共同的文化追求而结缘。所以，这次他开画展，邀请我作序，对他的画作进行艺术评论，我欣然应允。

前些年，我曾经认真地研究过文人绘画，也出版过《丹青文心》的美术理论书籍。那含有文人趣味、富有文化情怀，彰显文人艺术修养、个性特质、绘画素养，充满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洋溢着文人气和书卷气的水墨丹青，总是让我如痴如醉。

这些年来，石禅的画，我一直在看，一直在读。与他不停地进行审美交流，和作品对话。在我看来，石禅是位人文画家，他热爱生活，追求艺术，是视绘画与生命为一体的文化苦旅者。他用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寻禅问道，在宣纸上表达着对生活的态度、生命的体验。

石禅是一位江南之子。家乡的崧泽、福泉山以及青龙镇等古文化和“上海西湖”淀山湖的水文化，赋予了他智慧和灵性。在他的水墨世界里，线条与墨韵像流动的江河湖海，让人们感受到他对生活、生命的表达和思考。同时，江南以青绿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人文气息，为石禅的绘画才情和艺术想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石禅生活的这片土地是海上画派的发源地，也是文人绘画的孵化地。海派无派，这里集神州南北绘画之大成，融东西文化之交汇，兼有江河湖海的灵性，东西绘画的特

质。细观石禅的绘画创作，就像江南水乡罗棋布的河港湖汊那样，具有湿润温和的气候，诗意温馨的青绿禅机。他注重自己生命的内在经验、富有敏感的直觉表达。通透、觉悟、在不温不火中书写着生命的热情。以抒情写意的方式，把艰涩的哲学思考、生活禅意倾泻于水墨之中。在我看来，石禅的绘画，属于感情，属于抒情，属于江南文人对艺术的独特表达和海派的审美意象。

绘画是需要鉴古通今的。对于传统吸纳，石禅曾说过：“喜欢白阳、青藤、八大、石溪、虚谷、昌硕、白石、天寿、少昂诸大师的作品，我从中吸取适合自己秉性的元素。陈家冷先生的设色和张桂铭先生的构图，都对我有深刻的启发作用。”所以，石禅常常感知：“深夜作画，觉得左邻住着‘八大’，右舍住着‘青藤’，楼上住着‘白石’，中间便是我的本真”。他的水墨世界，既入世又出世，既传统又时尚，既寂寞又洒脱，既诗性又包容，既闲适又浪漫。在执着的坚韧中返璞归真。

在石禅的画中，绘画不仅是一种线条的水墨形式，也不仅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是徜徉山水、留住风月、赏菊饮酒、投石问禅相关联的生存模式，是一种追求生命完善的态度、一种富有禅意的哲学精神。石禅青年时曾有题画诗，“平生最美鱼无舌，游遍江湖少是非”表露心迹。我感觉到，当他沉浸于水与墨交融的瞬间，埋首于线条龙凤飞舞的过程，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超越。他的笔墨之间，有一种安详、淡泊、闲适以及超

尘脱俗的性情流露，是海上画派古典绘画中人文精神的血脉连续。

石禅在他的绘画创作实践中，牢牢地抓住了江南景物中最能够打动人的平凡之物：水和色。让水和色成为绘画创作的灵魂。在水墨弥漫的画中渗透着生命的灵魂。那飞翔的水鸟、飘忽的白云、吹皱的波浪、跳跃的鱼儿，都是他入画的自然景象，他把中国水墨画特有的“水感”和“禅意”，进行了有效的把握、淋漓尽致的发挥。让从小浸润的江南文化的特质和气质、墨韵和神韵，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欣赏者的面前。无论是荷叶田田、小鱼悠哉、山径寻梅等小品画，还是古人品茗、文人雅集、斩妖驱鬼等人物画，总是保持着那份从江南河湖中打捞上来水粼粼的感觉，具有“水中花、镜中月”的禅意。就像那火红的石榴、秋天的落叶、飘荡的芦苇、乡村的炊烟、古镇的放生桥等，都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把江南水乡的烟雨迷离之韵，带入到一个新的境界，走上了文人水墨画变形写意，简约有致的绘画创作之路，彰显了现代意识和江南特质。

石禅的画，始终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文人画趣味，保持着文人画家醉心于线条创作，用随性的激情，洋溢着融入生命体验的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在构思过程中，他做着艺术的减法，提炼着生活的真实形象，摒弃与自然一致的繁琐细节。用创新的思维来解构现实，建构绘画语言。在他“洋不洋腔不腔”、无古无今的人物形象绘画中，表现尤为突出。他的戏曲人物画，虚实相生，活色

夏茵秋实 抱朴守真

一

八十八年前，一首轻快欢畅、风格鲜明的钢琴曲《牧童短笛》，让中国风首次登上世界音乐的舞台，也让年轻的作曲家贺绿汀走入国际视野。今年是贺绿汀诞辰120周年，不久前，由中福集团和社区晨报携手嘉定区图书馆联合举办的“人生读书会”第六场——贺绿汀专场，在嘉定远香湖畔浪漫上演。大家回顾贺老曲折而恢宏的音乐人生，品读贺绿汀先生民族音乐国际化的历程，开启艺术新境界之旅。

国际古典吉他青年演奏家、旧金山音乐学院吉他教授苏萌一曲《牧童短笛》，揭开了活动序幕。通过打破中国音调与西洋乐理的界限，贺绿汀开创性地创造，让世界开始看见了中国音乐的魅力。苏萌回忆，她是在国外求学时偶然听到了钢琴演奏的《牧童短笛》，那美妙纯真的旋律一下子将她带回了童年，于是她将这首曲子改编成了双吉它演奏版本，并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首演，深受美国观众喜爱。

作为中西音乐交流沟通的重要一环，西班牙古典吉他演奏家、法国蒙彼利埃音乐学院吉他教授尼古拉斯听了《牧童短笛》之后被深深打动，并即兴演奏了一曲西班牙民族音乐，同时和大家分享了他对于贺绿汀以及中国民族音乐的看法。

尼古拉斯和苏萌都是刚刚结束了在上海保利大剧院的吉他影音剧《西班牙幻想曲》之后，直接来到了“人生读书会”现场。尼古拉斯表示，不同音乐形式的融合与相互借鉴，有助于实现更高的艺术价值与魅力，而这种结合及共同发展已然成为当今乐坛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趋势。

贺绿汀的长女贺逸秋通过视频方式，讲述了许多贺老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和人生故事，特别是当说到父亲对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深厚情感时，现场观众都十分动容。“他总是说，他的身上背着音乐学院。”贺逸秋感慨道。

贺逸秋还透露，贺绿汀1999年逝世后长眠于上海福寿园意趣苑，她和家人每年都会去祭扫，并将一台贺老多年使用的“精益”牌钢琴捐赠予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馆。当年贺绿汀就是用创作《牧童短笛》参加比赛所获得的100银元奖金，再加上些积蓄购买了它，而这台钢琴也陪伴了贺绿汀大半生。

音乐对一个人最大的影响是对其内在品质的塑造，好的音乐可以给人慰藉，成为宣泄情感的出口，激励人们更坚强快乐地生活下去。贺绿汀先生留给我们的遗产绝不仅是一首首经典的乐曲，更有珍贵的“抱真”人生态度。

静默行走 体悟生命意义

子成

不久前，笔者在哈尔滨明西园参与了一次“静默行走”，从宾县二龙湖环湖路出发，途经明西园山门、望龙湖、公安英烈纪念碑、功勋园等地一路默行，在公安英烈纪念碑与功勋园两处，大家致敬英烈先贤，打卡红色教育驿站，工作人员也为大家详细讲解这些生命教育场所的由来和意义。

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这次由福寿园国际集团发起的“静默行走”以“爱要‘益’起来”为主题，于上海、重庆和安徽等10个省、市、自治区同期开“走”。活动恰逢中秋之际，许多地方的行走活动特设做月饼、放河灯环节，参与者走完全程后，还通过手机发送心愿与祝福。

生命的意义之一，也许是静下来、慢下来，也是“善”起来。这次“静默行走”不仅仅是一个徒步活动，更是一个公益筹款活动。这次活动除了线上捐步外，线下还进行募捐，所得款项用来助力腾讯公益“99公益日”，为20名失能老人提供专业康复训练服务，为丧偶、独居及空巢老年人提供专业心理支持及社区支持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公益初心。

故乡的炊烟 (外一首)

利国虎

从南山湖湾拾来的柴火
在灶堂里滚烫
袅袅炊烟卷起院角的柚子花
阵阵飘香
圈住的思念
在心底
圈不住的那些惆怅
延着它
爬上了山坡上弯弯的月亮
我等了很久
总等不到的
是那月几变圆
尽头的浩淼湖光
消散在多少泪梦间
流浪的岁月呀
还有我那心爱的姑娘

斗笠

跟在老黄牛的后头
一点一点踩进了夕阳

隔壁阿婆家也有那么一顶
小时候偷偷把它戴在头上
那时它顶着天上所有的雨
心思和秘密都罩在里头
干净的只剩一滴
不知在何时
阿婆走了
斗笠倒落在土屋旁的茶园里
也许是一阵风的恶作剧
那是一双干枯的手
拨动着落地的茶花
将老茧和艰辛揉进土里
笠口静静朝上
盛着六月莲开时那片雨
向所有飞过的云
呐喊

见山水，见众生

程涵悦

“青莹玉树色，缥缈羽人家。”
一千多年前，当李太白宿命般地走入了九华山的广阔洞天，他写下这句诗，却似乎仍未言尽晶莹剔透的壮景对睨晚世俗的诗仙的震撼。他的灵魂深处认定自己是追求高远与自由的天外之人，而此处世外绝境以极致的风姿超越了他对清静雅逸的想象。这里的山水流淌激荡，是他的生命意象的一种延伸、一种表达。他写下这句诗的时候，或许已经隐约感觉到，九华山将成为国人追求空灵意境与浪漫灵魂的永恒符号。

这“积雪耀阴壑，飞流喷阳崖”的灵秀景致不但造就了李白与友人见景联句、诗与情都渐入佳境的千古佳话，还在千百年间召唤着一代又一代、一位又一位探寻天地自然的极致境界或者自己的本真灵魂的国人，到此吟咏、匍匐、皈依、升华。

世人称他们为“隐居者”。
所谓“隐居”，就是弃绝了千万里红尘，决意要寻一处人间最好的风景安放心灵，安放此生。迷茫的人在山水间会找到答案，执着的人在这方净土寻得真理，再将它们留下，成为这山上一块块具有无可替代的灵韵的石头。

因为不俗的灵魂纷至沓来，隐身于苍翠与碧波之间，九华山才成为九华山。因为无可媲美的苍翠与碧波，因为过往灵魂的沉醉与留恋，这里成为了更多人的九华山。

受着生老病死、求而不得之苦的人到了九华山，戾气自会褪去，哀伤与落寞会被抚平，这方灵秀天地包容了所有的困厄与混沌，还所有的心灵以澄明、以圆融。

唐人费冠卿曾说：“干禄养亲耳，得禄而亲丧，何以禄为？”一生奉行孝道的他在母亲去世后。内心痛苦万分，甚至缺乏支柱与信仰。但是“寒炉树根火，夏牖竹梢风”的九华山让他找回了生活的滋味，找到了内心沉静的力量，慢慢接纳并感应存于一草一木、一昼一夜的变化中生命的韵动。

写下“神仙险莫敢登，驭风驾鹤值丘陵”的王季文选择了在山中终老。妙趣无穷的九华山让他余生有探索不尽的自然与生命交汇的感动。据说，他每天都在山中龙潭沐浴，不论冬天与夏天，直到生命的尽头。不知

会有人多少人羡慕他的躯体与精神为自然接纳、滋润。他适应了自然的温度与脾性，从而获得了如婴孩般回到自然母体修炼成长的独特生命体验。

但是，九华山又不仅仅有原初的自然本貌，一代代倾心于它的来人在这里建立了文明的宏伟宫殿。虽然这文脉隐于深山，不为一些史册所载，但是只要到访其间，就会发现此地召唤超越凡俗的生命观，是人寻求生命答案的宁静广阔的场域。

九华山的大师与学子心中都有“萧统”这一神圣的名字，他当年种下的那颗文学种子，已经召唤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慕道者，在高山流水间开花结果，涌动着无限的浪漫与智慧。

“九华四俊”之一的张乔位列“咸通十哲”，在九华山隐居之时，他曾十年不窺园，苦读研学。并非是九华山的景致不诱人，而是九华山内在的深层意蕴破除了人所有的狂妄与浮躁，让人在风清气淡里追寻学术的至高境界，体会到浩荡山水化作过眼烟云，沉淀为超越凡俗的气韵。

历朝历代在九华山上开设的书院数不胜数，山间的林木似在传颂典故，风中雨里都是让人心情激荡的学术承袭。千百年前先哲手植的古木仍然在见证一个又一个稚拙又执着的后辈在彷徨中顿悟。

九华山的崇山峻岭如同圣贤们的高节。一步步登上九华山，就像在一级一级地追随先秦季礼的风骨，追求有大气度而从不言语的无我境界，一步一步，忘掉私欲，将天地大道融入生命中。

唐人罗隐科考未曾高中，又逢黄巢起义的乱世。他隐居山中却在俯仰之间观望世事苍生，高举仁义的大旗，呼唤民生的安泰，其悲悯之心不但成就了乱世中哲性思想的发展，也留下了兼济苍生的宏愿，散在云海间，触动着一个又一个从九华山走向天涯海角的有志者。

九华山的隐居者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的“穷”。自命为“天地最穷人”的杜荀鹤道“闭门非傲世，守道是谋身。贫穷志气在，子孙交契深”，还曾向友人表白自己“吾道利于穷”。隐居于九华山的人确乎是“穷”的，他们仅凭着一双脚走入了山的最深处，他们撇下了世人汲汲以求的名与利，淡忘了自己的欲望，以最简朴最本真的方式生活。但是却因为这种“穷”，他们的心灵有了空间去容纳自己真正追求的道，而且九华山的山山水水也会给他们力量与信念。甚至可以说，这种“穷”恰恰是一种无法被所有人理解，同时又具有亘古不变的高尚意义的自我实现。这种“穷”接纳万物，无所不容，让人的生命无限延展，这是生命最丰富的状态。

在九华山隐居或小憩，得见山水，得见众生，得见高士，最终，得见自我的澄明心性。



国画 石禅

淀山湖畔

纯粹

鲁菊英

你是春 你是秋
你是黑夜 你是黎明
你是真情
抚弄着慈厚的弦

我们相识在浪花的声音里

水滴坠落化为一座晶莹剔透的城堡
丝绒线绕着白桦林
苍色云幕下是温暖的心

生活的滩 生活的岸
生活的回忆 生活的梦想
你是波澜是心潮
穿越了宽容的桥

长者肩头的琉璃云
是你的领悟
孩童脸上的泪光花
是一份纯真